

★简·亚当斯童书奖★

风中玫瑰

Esperanza Rising

[美国]帕姆·瑞安·赖安◎著
邹嘉容◎译

意林传媒集团
Yilin Media Group

意林国际大奖小说

Motivational
励志女孩

吉林摄影出版社



风中玫瑰

Esperanza Rising



[美] 帕姆·瑞安·赖安◎著 邹嘉容◎译



吉林摄影出版社
· 长春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中玫瑰 / (美) 瑞安著; 邹嘉容译. --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4.9

(意林励志女孩系列)

ISBN 978-7-5498-2092-4

I. ①风… II. ①瑞… ②邹…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97711号

版权号 图07-2014-4308

Original title: ESPERANZA RISING by Pam Munoz Ryan

2000 by Scholastic Inc., 557 Broadway, New York, NY10012, USA.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cholastic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3 by Beijing Yilin Inspirational Books Issued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全部译文版权由台湾东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授权给北京意林励志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北京意林励志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委托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转载。

风中玫瑰 FENG ZHONG MEIGUI

著者	[美] 帕姆·瑞安·赖安	版次	2014年9月第1版
译者	邹嘉容	印次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出版人	孙洪军	印数	1~20000册
总策划	杜 务	出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主编	孙洪军 顾 平	发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责任编辑	施 岚 胡晓路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丛书统筹	牟沧浪 徐 晶	邮编	130062
执行编辑	吴可嘉	电 话	总编办: 0431-86012616 发行科: 0431-86012602
封面插图	高 兴	网 址	www.jlscbs.net
内文插图	吉春鸣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美术编辑	资 源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60mm×665mm 1/16	书 号	ISBN 978-7-5498-2092-4
字 数	155千字	定 价	18.90元
印 张	11.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 联系电话: 010-51908040



永远不要害怕重头来过!



墨西哥，阿瓜斯卡利安提斯
公元1924年

“艾丝佩芮拉，我们的土地是活的！”爸爸牵着艾丝佩芮拉的小手在葡萄园的浅坡上漫步时，这么说道。一簇簇茂密的绿色藤蔓从棚架上垂挂下来。葡萄已经成熟了。六岁的艾丝佩芮拉最爱跟爸爸一起走在那些曲折的小径上，抬头仰望着爸爸，仰望在他眼神中飞舞的那份对大地的热爱。

“整个山谷都是活的，都在活生生地呼吸！”爸爸向远方守护的山峦挥起了臂膀，“它赐予我们葡萄，并欢迎我们享用。”他轻轻地握着一根岔到小径上的须蔓，仿佛它是蓄意守在那里，要和他握手似的，又抓了一把泥土在手心里细看：“你知道吗，我们只要躺在地上，就可以感觉到山谷的呼吸，感觉到它的心跳。”

“真的吗？爸爸，我也想感觉一下。”艾丝佩芮拉说。

“好啊！”他们走到小径的尽头——那边有片隆起的青草坡上。爸爸弯下腰，抬头看着她，并拍了拍他身旁的草地。

艾丝佩芮拉抚平身上的裙子，也蹲下去，像只毛毛虫似的，一点儿一点儿挪到爸爸身旁，和他四目相会。温暖的阳光，轻抚着她一边的脸颊，温暖的大地则轻抚着另一侧。

她忍不住咯咯地笑个不停。

“嘘！”爸爸说，“你要安静下来，才能听到大地的心跳。”

她赶紧忍住嬉笑，沉默了片刻，才说：“我听不到，爸爸！”

他说：“再等一等，果实就会掉到你手中。你要有耐心，艾丝佩芮拉。”

于是，她乖乖地望着爸爸的眼睛，静静地躺着等待。

然后她感觉到了。起初十分轻柔，像是一种微微的颤动，然后渐渐变强，砰砰地猛撞着她的身体。

同时她听到了那灌进耳朵的节奏：“扑通”“扑通”“扑通”……

她睁大了眼睛看着爸爸，什么也不想说，不想失去这个声音，更不想忘记这份感觉。

她只是趴得更为紧密，直到她的身体也跟着大地一起呼吸，跟着爸爸一起呼吸，三颗心一起跳动。

她微笑着看着爸爸，不需任何言语，她的眼睛已经说明了一切。

而爸爸的微笑也回答了她，他知道她感觉到了。

Las Uvas葡萄
六年后
☆

爸爸递给艾丝佩芮拉一把刀子。那短短的刀刃弯得像镰刀，胖胖



的木手柄稳稳地握在艾丝佩芮拉的手心里。按照习俗，只有地主的大儿子才可以执行这项任务，但是，由于艾丝佩芮拉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又被爸爸视为掌上明珠，所以，她每年都可以享受这份荣耀。昨天晚上，她看见爸爸在石头上来来回回地磨着这把刀，知道它十分锋利。

爸爸说：“小心你的手指头！”

在墨西哥的阿瓜斯卡利安提斯，八月的艳阳预告着今天会有个十分干燥的下午。在玫瑰园生活及工作的每一个人都聚集在田边，包括艾丝佩芮拉的家人、穿着白色长围裙的家仆、坐在马背上要去赶牛的牧工，还有五六十名拿着草帽、握着刀的工人。每个人从头到脚都包了起来，上面是长袖衬衫，下面是脚踝上可以束拢的宽长裤，额头上和脖子上则包着大手帕，可以防晒、防尘兼防蜘蛛。但是，艾丝佩芮拉却只穿着一件薄丝礼服，这只能盖到夏靴上方，而且没戴帽子。她头顶上的宽缎带系了个大蝴蝶结，蝴蝶结的两条尾巴垂在长长的黑发上。

葡萄一簇一簇沉甸甸地挂在藤蔓上等着被采收。艾丝佩芮拉的爸爸妈妈——西克思图·奥特加和罗曼娜——就站在旁边。妈妈的身形高挑优雅，头发编成了辫子盘在头顶上；爸爸个子跟妈妈差不多，泛白的胡须向两边翘了起来。他向葡萄藤那边挥了挥手，示意艾丝佩芮拉开始行动。艾丝佩芮拉走向棚架，并回头看了看爸爸妈妈。他们都笑着点头，鼓励她继续。于是，她走到藤蔓边，将叶子拨开，小心地





抓了条粗茎，将刀子伸过去，迅速一挥，一串重重的葡萄便掉到她的小手上。艾丝佩芮拉走回爸爸身边，将葡萄交给他。爸爸先吻了葡萄一下，再举起来给大家看。

爸爸说：“采收喽！”

“加油！加油！”欢呼声在众人间热烈回响。

工人们即刻四散到田里展开采收。艾丝佩芮拉站在爸爸妈妈中间，一只手拉着爸爸，一只手拉着妈妈，兴高采烈地观赏着工人们的行动。

“爸爸！在一年里，我最喜欢这段时间了！”她说。她看着工人鲜艳的衬衫在棚架间缓缓移动，货车轰隆隆地穿梭在葡萄田和大谷仓（用来存放制酒前的葡萄）之间。

“是因为采收完了，有一个人的生日就会来临，而且会举行一场盛大的庆祝会吗？”爸爸问。

艾丝佩芮拉笑了。每次葡萄收成了，她就会长大一岁。今年，她就要满十三岁了。整个采收大约要三个星期才会完成。之后，爸爸妈妈会办一场宴会，一方面庆祝收成，一方面庆祝她的生日。

艾丝佩芮拉最要好的朋友——玛莉莎·罗德里哥——到时候会跟家人一起来参加庆祝宴会，玛莉莎的爸爸是名果农。他们家的农田就在葡萄园附近。虽然两家的屋子隔了好几亩地，但是每个星期六，艾丝佩芮拉总会和玛莉莎约好，在两家农场之间的那座小丘的圣栎树下见面。艾丝佩芮拉的另外两个朋友，姬塔和柏丁娜，也会来参加宴

会；不过，她们住得比较远，艾丝佩芮拉很少跟她们见面。艾丝佩芮拉就读的圣弗朗西斯学校要等到收成过后才会开学，可是她已经等不及要跟大家见面了。几个小女生聚在一块儿，最爱讨论的事就是她们的Quinceaneras，也就是女孩子年满十五岁时要正式加入社交界前的介绍舞会。距她们的Quinceaneras还有两年时间，可是她们已经有讨论不完的话题了——包括她们届时会穿的漂亮白纱礼服，被正式介绍出场的庆祝晚会，还有那些会邀请她们跳舞的富家子弟，等等。在举行过Quinceaneras之后，她们就可以接受追求，可以结婚，可以当一家之主，跟她们的母亲拥有一样的地位了。不过，艾丝佩芮拉总是希望她和她未来的丈夫永远跟她的爸妈住在一起。她无法想象住在一个不是玫瑰园的地方，也无法想象没有众多的仆人，或者没有那么多宠爱她的人围绕在她周围。

……

经过了整整三周的采收，每个人都热烈地期待着庆祝宴会的来临。艾丝佩芮拉一边在爸爸的花园里采玫瑰，一边想着妈妈的话。

“明天，每一张桌子上，都要有大把大把的玫瑰花和葡萄篮。”

爸爸跟她约好了要在花园里碰头，他从来没有失约过。她弯下腰来，正想摘一朵盛开的红玫瑰，却不料被刺伤了手指头。大滴大滴的鲜血像珍珠般从她的指尖淌落，让她不由得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她迅速用围裙将手指头包住，并试着甩开这不好的预感，小心地剪下这



朵刺伤她的红玫瑰。她望向远处的地平线，最后一抹夕阳也消失在曼德雷山的后方了。黑暗即将笼罩，一种忧虑不安的感觉侵扰着她。

爸爸在哪里？他一大早就跟牧工们出去放牛了。通常，他都会带着一身从牧草地沾来的灰沙，赶在日落前回到家，然后站在露台上跺脚，把靴子上的泥巴甩掉。有时候，他会带一些牧工做的牛肉干回来，可是要艾丝佩芮拉自己想办法找。艾丝佩芮拉就趁着爸爸抱她的时候，顺手搜他衬衫上的口袋。

明天就是她的生日了。她知道天亮的时候会有人为她献唱。爸爸和农场上的男人都会围在她的窗下，用他们浑厚甜美的声音为她唱生日歌。她会跑到窗边，先送个飞吻给他们，再下楼去拆礼物。在那些礼物当中，她知道一定会有爸爸送给她的陶瓷娃娃。从她出生以来，爸爸每年都会送她一个。至于妈妈，则通常送些亲手做的东西，比如说，做工精细的床单、紧身衣或上衣，等等。如果是床单的话，通常会被收进她床尾的大箱子里，留着等将来她出嫁的那天用。

艾丝佩芮拉的大拇指还在流血。她拾起玫瑰花篮，急忙离开花园，到露台上用水冲手。她一边冲着手，一边透过厚重的木门，望向爸爸的数千亩地。

艾丝佩芮拉凝神看着，希望能看到骑马者扬起的一团团飞沙，因为那就意味着爸爸终于回来了。可是，她什么都没看到。在黄昏的微光中，她绕过院子，走到这栋半砖半木的大屋子的后面，发现妈妈正在那边眺望着远方的地平线。

“妈妈，我的手指头被花刺了一下。”艾丝佩芮拉说。

“坏运气哦！”妈妈半笑着，也提起了这个迷信。她们都知道，所谓的坏运气，也许只是不小心打翻一锅水，或者打破了一颗蛋之类无关紧要的小事。

妈妈伸出双手揽住艾丝佩芮拉的腰，两双眼睛便一起掠过远方的畜栏、马厩和仆人宿舍。艾丝佩芮拉几乎跟妈妈一般高了。大家都说她以后一定会跟妈妈一样漂亮。有的时候，连她自己把头发盘起来照镜子，也有同样的感觉。她看到镜子里，自己有和妈妈一样又浓又卷的黑头发，一样的黑睫毛，一样的米色皮肤；只有那张脸不太一样，因为上面有爸爸那种圆圆的、棕色的、杏仁般的眼睛。

“他只是晚一点儿回来！”妈妈说。艾丝佩芮拉的内心有一半相信妈妈的话，另一半却不禁责怪起爸爸。

“妈妈，昨天晚上那些邻居还警告过他要小心强盗。”

妈妈点了点头，担忧地咬着嘴角。她们都知道，即使现在已经是1930年，墨西哥大革命结束了有十年之久，可是仍然有很多人对大地主心怀怨恨。

“改革进行得不够快，艾丝佩芮拉，有钱人仍然拥有绝大部分的土地，穷人却连一小片菜园都没有。你看大牧场上养了那么多牛，可是有的农民却只能吃猫。你爸爸很同情他们，也把他的土地分给了许多工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可是，妈妈，那些强盗土匪也知道吗？”



“希望如此！”妈妈幽幽地说，“我已经请阿方索和米格尔出去找他了。我们进屋里等吧！”

爸爸的书房里，爱贝莉塔已经备好茶在等着了。

“来，我的小外孙女！”爱贝莉塔举起了线团和钩针说，“我正要钩一条新毯子，顺便教教你山形针法。”

艾丝佩芮拉的外婆，大家都叫她爱贝莉塔，也跟他们住在一起。艾丝佩芮拉的外婆就像是小一号、老一些的妈妈。她的模样很尊贵，穿着体面的黑色礼服，耳朵上每天都挂着同一副金耳环，白色的头发在颈后梳了一个髻。不过，更叫艾丝佩芮拉欣赏的，不是外婆的体面，而是她的不同性格。爱贝莉塔可以很隆重地招待一群淑女来家里喝下午茶，等到客人走了以后，却自己一个人光着脚丫在葡萄园里闲荡，手里还拿着本书，念诗给小鸟听。虽然，爱贝莉塔在某些方面是不变的——比如说，她的礼服袖口总是会露出一截有蕾丝花边的手帕——却又时常叫人惊奇，她会在头发上插朵花，在口袋里装一颗好看的石头，或者在闲聊之中忽然吐出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每当爱贝莉塔走进一个房间，人人都抢着伺候她，就连爸爸也会让位子给她。

艾丝佩芮拉忍不住嘀咕了句：“我们一定要靠钩毛线来逃避忧愁吗？”不过，无论如何，她还是在外婆的身边坐下，闻着外婆那身上没消失过的包含了大蒜、面粉和薄荷的气味。

“你的手指头怎么了？”爱贝莉塔问。

“被玫瑰花刺刺到了。”艾丝佩芮拉回答。

爱贝莉塔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说：“No hay rosa sin espinas.”
(没有不带刺的玫瑰花。)

艾丝佩芮拉笑了，她知道爱贝莉塔其实不是在说花，而是在隐喻人生不可能没有困难。她看着那根银色的钩针在外婆的手上来回舞动。如果有一根发丝落在外婆的大腿上，她就把它捡起来，贴在线里，一起钩进毯子里。

“艾丝佩芮拉，这样一来，我的爱和祝福就会永远地留在这条毯子上。来，你注意看！十针向上到山顶。加一针。九针向下到山谷。然后，跳一针。”

艾丝佩芮拉拿起外婆的钩针，照着她的示范钩完，再检视成果。可惜，她的山顶全歪成一边，山谷也挤成一团。

爱贝莉塔笑着，伸手过去，拉拉线，把艾丝佩芮拉钩好的又拆了。“不要害怕，重头再来！”她说。

艾丝佩芮拉叹了一口气，又开始重钩最前面的十针。

管家荷登西雅轻轻地哼着歌，端着一盘小三明治进来了。她请妈妈吃一个。

“我吃不下，谢谢你！”妈妈说。

荷登西雅把盘子放下，去拿了一件披肩过来，小心地裹住妈妈的肩膀。在艾丝佩芮拉的记忆中，荷登西雅几乎无时无刻不照顾着他



们。荷登西雅是从奥萨加来的萨波特克族印第安人，身材短小结实，蓝黑色的头发在背后梳了条辫子。艾丝佩芮拉看着两个女人一起望向夜色，忍不住心想：荷登西雅跟妈妈两个人几乎是鲜明的对比。

“别太担心了！”荷登西雅说，“阿方索和米格尔会找到他的。”

阿方索是荷登西雅的丈夫，负责管理这里所有的农工，同时也是爸爸最好的朋友。阿方索跟荷登西雅一样，有着深色的皮肤和矮小的身材。他圆圆的眼睛、长长的睫毛和下垂的胡须，总是让艾丝佩芮拉联想到被人遗弃的小狗。不过，阿方索一点儿也不悲伤。他跟爸爸一样热爱这片土地。这片在家族里历史悠久，却一直被忽略的玫瑰园，就是靠着他和爸爸并肩合作，才重新恢复了生机。阿方索有个在美国工作的弟弟，所以他常念叨着以后也要去那边工作，可是，他跟爸爸和玫瑰园之间深厚的感情又一直羁绊着他，把他留在了墨西哥。

米格尔是阿方索和荷登西雅的儿子，也是艾丝佩芮拉从小的玩伴。米格尔十六岁的时候，就已经比他的父母都高了。他遗传了他们的深色皮肤和阿方索大而慵懒的眼睛，再加上两道快要连成一线的浓眉。米格尔比任何人都熟悉玫瑰园，因为从他小时候开始，爸爸就常常带他去探访连艾丝佩芮拉和妈妈都没去过的地方。

艾丝佩芮拉小时候常会抱怨：“为什么你每次都带他，不带我？”

爸爸总是回答：“因为他会修东西，而且他是在学习他的工作。”

米格尔每次跟爸爸骑马离开前，总会得意地对她一笑。可是，爸爸说得没错。米格尔很有耐心，而且心思沉稳，不管什么都难不

倒他。

几年前，艾丝佩芮拉还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讨论过艾丝佩芮拉将来有一天要见的那些“好人家”的男孩们。可是艾丝佩芮拉实在无法想象跟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人结婚，就大声宣布说：“我要嫁给米格尔！”

妈妈哈哈一笑，然后对她说：“等你长大以后，想法就会改变。”

“不会！我不会！”艾丝佩芮拉当时顽固地回答。

可是，现在她算得上是一位年轻的小姐了。她知道米格尔是管家的儿子，而她则是农场主的女儿。他们之间就像是隔着一条很深的河。艾丝佩芮拉站在这边，米格尔站在对岸，这条深河是永难跨越的。有一次，她为了炫耀自己的身份，曾经对米格尔如此说过。从此以后，米格尔就不太跟她开口说话了，每次从她身边经过，除了点点头，礼貌性地说一句“我的女王”，就什么也不多说了，再也不跟她开玩笑，再也没有闲聊瞎扯。艾丝佩芮拉表面上装作不在意，其实心底很后悔从前那么说过。

妈妈忧心忡忡地在窗边踱步，每一步都踩得地砖咚咚回响。

荷登西雅点亮了灯。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渐渐地，好几个小时过去了。

“我听到马蹄声了。”妈妈说说着跑向门口。

可是，出现的人是刘易斯叔叔和马克洛叔叔。他们是爸爸的兄弟。刘易斯叔叔是位银行总裁，马克洛叔叔则是镇长。艾丝佩芮拉不



喜欢他们，也不在乎他们的地位。这两位叔叔给人的感觉既严肃又深沉，下巴总是抬得高高的。刘易斯叔叔是老大；马克洛叔叔比较小，人也不够聪明，所以凡事都听从哥哥指挥，就像头傻驴子，即使现在当了镇长，还是对刘易斯叔叔唯命是从。他们俩都长得又高又瘦，下巴留了一撮白胡须。艾丝佩芮拉看得出来，妈妈也不太喜欢他们。不过，他们毕竟是亲人，所以妈妈始终对他们以礼相待。马克洛叔叔当初要竞选镇长，妈妈还帮他办过几场宴会。他们两个人都没有结婚，爸爸说，那是因为他们爱钱爱权更胜于爱人。艾丝佩芮拉则认为，一定是因为他们看起来就像是两只没吃饱的公山羊。

“罗曼娜，”刘易斯叔叔说，“我们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有一名牧工拿了这样东西来给我们。”

他把爸爸的银色皮带头递给妈妈。爸爸的皮带头上镌刻着玫瑰园的标志，是独一无二的。

妈妈的脸色顿时发白。她小心地把它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这不代表什么吧！”她自言自语，然后径自转向了窗户，又开始踱步，手里仍然紧抓着皮带头。

“我们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陪着你。”刘易斯叔叔说。他走过艾丝佩芮拉的身边时，还拍了拍她的肩膀，并轻轻地捏了一下。

艾丝佩芮拉瞪了他的背影一眼。她长这么大，刘易斯叔叔还是第一次碰她。但是，这两位叔叔并不是她的朋友。他们从来不对她说话，不跟她玩，甚至连逗都不逗她一下，几乎就当她不存在。现在，